

任由政府捱打 建制欠缺承擔

面對龐大的、自發的市民反對運動，特區政府可謂全無招架之力可言。

當然，事態的發展確實是有一些出人意表之處（例如現在整個運動已脫離了原來的動員計劃，而演變為市民自發抗爭），但就算行動沒有變為目前所見到的規模，我們也很難想像現時的政府領導層可以有些甚麼對策。

港府無力回應 兩邊「失分」

他們的處境相當惡劣，既無法回應正在示威抗議的群眾，同時亦未能在另一批市民（不一定是一貫的支持者，更多可能是不想見到混亂和秩序失效的一群）面前顯示出他們有控制大局的能力。在目前這個意見相當分歧的社會環境裏，面對兩邊取向不同的社會大眾而同時「失分」，正是現時特區政府管治的狀態。

而事情發展至今，特區政府只得垂下雙手（因為民意反彈，完全超乎其想像），施其拖延策略，寄望於時間拖長之後，運動內部有可能會出現分裂的現象，又或者突然爆發過分激烈的行動，以至民意有機會重新修訂，從而開拓新的空間，讓領導層有機會重新面向公眾，爭取社會上的支持。

未廣交朋友 出事孤立無援

特區政府的被動狀態，除了反映出領導層基本上想不出應變的策略與手法之外，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建制派亦未能發揮其政治作用，以幫助特區政府應付這次危機。

這是香港的建制派的弱點，也是特區政府領導層在建立其管治基礎時長期未有做好的工作——在不同的陣營、利益集團之間，建立中介的組織、社會力量。簡單的說，特區政府並沒有向外伸展、接觸外界不同利益、聲音的橋樑。而在建制派之內，亦只有極少數（如曾鈺成）可以廣交朋友，充當中介的角色的人物。

平日特區政府領導層疏離於社會上不同的界別，未有積極爭取建制以外的一些社會、政治力量的支持，到有需要建立新的溝通平台時，便覺不知如何入手，難有甚麼突破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每遇上重大的矛盾、衝突時，特區政府嚴重缺乏任何在它旁邊的力量，來協助調解紛爭、調和矛盾。而在目前意見、態度日趨分歧的香港社會裏，這一項弱點就更加明顯了。

作為一個缺乏橋樑和沒有向外伸展的能力的政府，特區政府及其領導層在遇上嚴重分歧或衝突時，處境相當孤立。而在今次事件中，甚至連所謂的建制派亦只發出了十分微弱的聲音，他們就更難扭轉形勢。平時積累的問題，今天統統暴露於公眾面前了。

建制促京讓步 解困佔中有可為

寫到這裏，剛知道特區政府決定將由林鄭月娥統籌跟學生代表展開對話。他們的對話到最後有何結果，實在難以預測。但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特區政府與學生代表的身上時，我們似乎忽略了建制派的政治角色。

香港進行民主化的阻力，除北京不能接受全面開放所有可能帶來的政治不定確性之外，還有建制派難以放棄現存制度對他們的保護。如果當前香港社會需要在這次危機中商議政治制度的未來發展，則建制派不可能缺席——他們對目前的局面有何回應？是否願意放棄舊有的一些制度性的保護？他們的回應足以影響特區政府有怎樣的讓步空間。正如現時對話所定下的議題，主題是關於政改。在這個大題目上，建制派如何回應民情，其實是整個政治互動的其中一環。

當特區政府陷於捱打狀態時，他們不但未有「挺身而出」，還竟然嘗試置身事外，裝作對未來政制可以怎樣民主化無甚強烈意見一樣——政改要怎樣搞，就由特區政府來談罷！這樣的建制派並沒有擔起他們的政治角色。

撰文:呂大樂 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